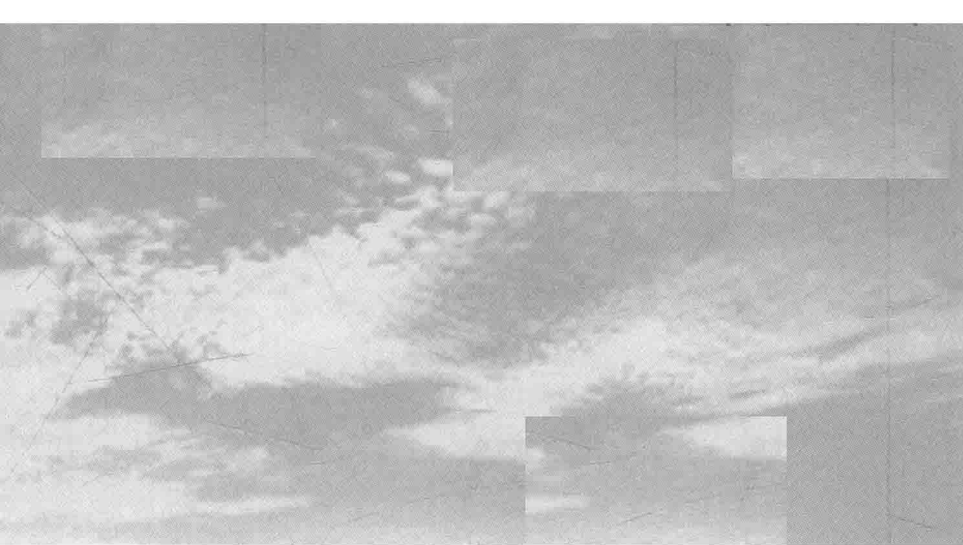


小說的 武吉

陈政欣 著

*Bukit
Mentajam*





小說的 武吉

陈政欣 著

*Bukit
Mentajam*



有人
出版

有名系列 57
the name

小说的武吉

本书获得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双福文学出版基金
2013 年度小说组优秀奖，并由该基金资助出版。

作 者 / 陈政欣

责任编辑 / 曾翎龙

封面设计 / 龚万辉

内页设计 / 陈文礼

校 对 / 王国刚 许钦斐

发 行 人 / 杨嘉仁 周若涛

出 版 / 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755513-K)

No. D-6-1, Pelangi Utama,

Jalan Masjid PJU 6A,

474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传真：+603 8319 6688

网店：<http://www.got1shop.com>

网址：<http://www.got1mag.com>

电邮：got1mag@got1mag.com

印 刷 / 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马新销售 / 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603 91796333

传真：+603 91796060

初 版 / 2015 年 5 月

售 价 / 马币 26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78-967-0744-06-3

有人
出版。

有名 系列
the name



◎目录

自序／陈政欣 5

我爸1948 8

我的老三叔 24

36小时，在武吉 50

那些年的劣行 75

巨响过后 89

黑黝黝湿漉漉 97

花豹轶事 106

镇上的三层楼 118

我们仨 135

脱困 147

五指神君的秘书 167

二舅母的伤 179

那时、小镇、马路 198

附录／李忆著

2014年第13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
对陈政欣先生的文学作品的评估报告

204



小說的
武吉

陈政欣 著

*Bukit
Mentajam*



有人
出版

有名系列 57
the name

小说的武吉

本书获得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双福文学出版基金
2013 年度小说组优秀奖，并由该基金资助出版。

作者 / 陈政欣

责任编辑 / 曾翎龙

封面设计 / 龚万辉

内页设计 / 陈文礼

校对 / 王国刚 许钦斐

发行人 / 杨嘉仁 周若涛

出版 / 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755513-K)

No. D-6-1, Pelangi Utama,

Jalan Masjid PJU 6A,

474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传真: +603 8319 6688

网店: <http://www.got1shop.com>

网址: <http://www.got1mag.com>

电邮: got1mag@got1mag.com

印刷 / 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马新销售 / 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91796333

传真: +603 91796060

初版 / 2015 年 5 月

售价 / 马币 26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78-967-0744-06-3



◎目录

自序／陈政欣 5

我爸1948 8

我的老三叔 24

36小时，在武吉 50

那些年的劣行 75

巨响过后 89

黑黝黝湿漉漉 97

花豹轶事 106

镇上的三层楼 118

我们仨 135

脱困 147

五指神君的秘书 167

二舅母的伤 179

那时、小镇、马路 198

附录／李忆著

2014年第13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
对陈政欣先生的文学作品的评估报告

204



自序／陈政欣

2009年三月到2013年三月的四年间，我写了七十六篇短文，都是以我的家乡武吉镇为主场背景的叙述散文，并于2014年以《文学的武吉》的书名结集出版。

在这本《文学的武吉》里，我尝试以文学的角度，以虚拟与魔幻的想像，并与整个小镇保持着一个写实的距离，从人文的思维去构建；也想把武吉镇叙述成任何马来西亚土地上的任何华裔根植生长与永生的小镇；更想为这样的一个小镇，写一本我眼光里的，我意识中的一本地方志。

在撰写这些文字的过程中，我也有创作短篇小说的思考与酝酿，同时，也逐渐地清晰地意识到，这些年来我书写的众多短篇创作，都是深深地“碑刻”（inscription）着武吉镇的影子。我逐步地回溯我的短篇创作，发觉除了一些科幻式或寓言式；一些以大城市或异国为背景的小说外，绝大部分的小说作品里，都是沉浸在我的家乡和我的周遭故人的大环境里。

武吉镇几乎都是我所有这类小说的背景，武吉镇上的镇民都很自然地是小说里的各种型类的角色。感觉上，武吉镇上的空气就是我小说集子里的气息，武吉镇上的市井语言就是我的创作语言。

武吉镇是个以潮州人为多的小镇，潮州话是镇上最常听到的语音。也因此，我的短篇小说里会有很多潮州人的语法，一些思维模式与逻辑也是潮州人的式样。

于此，我要申明：我是潮州人。

武吉镇就像是我短篇小说创作的烙印。

所以我曾在《文学的武吉》的后记里写着：“我出生成长于武吉，也将会长逝于武吉。武吉漫长的岁月里曾经有过一小截的我，我的一生却有着一个宇宙般宽阔的武吉”。

在编辑《文学的武吉》时，我就有了为这小镇撰写三部曲的念头。第二本书《小说的武吉》，就很自然，也很顺利地结集成书了。至于第三本的创作构想，至今还在摸索着。

武吉镇背后有座山，葱郁的翠绿连绵到半岛的主干山脉后，就可纵横南北，是抗日军与马共驰骋的战场。正是由于这座山，让这镇有了历史性的牵连，也有了演义式的叙说与传奇，更有了冗长宽阔深邃的书写空间。这座山，俯瞰着这个镇，岁月蹉跎，浏览沧桑，流光溢彩处，也正是我等写小说的，敲键输入构思的切入点。也由于是这座山这座镇，赋予了我辽阔无际的宇宙般的想像空间。

镇上曾经是整个马来亚半岛铁路交通的咽喉，掐住南下北上运输的喉结。这镇上的火车站，曾经是英殖民政府、日本侵略军和马共争夺的战略要地。

山上登高西望，就是半岛西北宽敞的平原，眺望着槟威海峡，居于争战的要略阵地，也因此，这镇，也曾经有过一段风雨飘摇的历史岁月。

武吉镇内有座庙，庙由一个华裔籍贯社会领袖的理事会

来保管。从这镇初始的源头，这庙就一直在照顾着这镇的华人教育培植问题，同时也是镇上公益事业贡献最大和最富裕的公共组织，所以现在到未来，或者回头追溯，都是镇上最为丰富的，大可长篇书写的人文史实。

这镇在十九世纪那年代，就是个中国移民的市镇。各种唐山乡音汇聚下，这镇就是移民生养成长的血泪史实，有着我们长辈汗水的斑痕，也有着我们世世代代的根。也由此，我们必定伸延进灿烂的未来。

就是在这种根基上，我写过武吉镇的小说。

也因此，有了这本《小说的武吉》。

我爸1948

1.

我爸出生于1948。

1948年二月中旬，在马来半岛北部武吉镇上土泥路旁锌板屋顶木板围墙黑土地板木构楼房的密不通风幽暗郁闷的房间里，在麻袋铺床的木床上，在接生婆的吆喝与推波助澜中，我爸出生了。感谢与感恩我的阿嬷¹。那一天，也注定了我会在未来二十六年后来到这世界上。

我爸要在好多年后他才通过阅读，才知道，在他诞生的那一瞬间，他就已经是 大英帝国国王统领下的英国皇家海外殖民地的公民。

在他出生的前十几天，一个崭新的联邦政府成立了。

1948年一月三十一日（也有人说是二月一日），一个由九个马来州属与海峡殖民地的槟榔屿州和马六甲州组合成立了马来亚联合邦。英文名是：Federation of Malaya²，巫文名是：Persekutuan Tanah Melayu³。几十年来，我爸一直都对

1 我爸我妈都是潮州人，祖籍广东省普宁县。奶奶叫阿嬷，爷爷叫阿公。

2 Federation of Malaya，直译：马来亚联合邦。简单朗朗。

3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巫译华：Persekutuan；联邦。Tanah：土地。Melayu：马来人。

这联邦的英文名与巫文名如此天渊之别的差异和所凹隐着的民族意识，感到困扰与不解。当年英帝国殖民政府，难道是如此的无知与麻木吗？他常说：这个国家的一切困扰，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为了庆祝这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当时殖民政府还特地发行了一角钱和两角钱，印有英国国王乔治六世肖像的硬币。

这1948年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里，九个马来州属依然是大英帝国保护国，槟城与马六甲两州仍旧是英国的殖民地。联合邦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教育、管理等，都还是英国人说了算。

我爸说，在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到了法定的年龄，凭着出生证书，他就领取了蓝色的马来亚公民身份证，不像他那些吉打州出生的同学那样，要先有红色的身份证，才能转正为蓝色身份证的马来亚公民。我阿公也说过，他是先有双狮（英国的双狮国徽），后有双虎（马来亚联合邦的双虎国徽）公民权；所以，我阿公，还有我那几个从中国过来的伯伯姑姑，堂伯堂叔堂姑们，都是没有经过多大的困扰（例如要通过马来语或英语的口试），就获得了蓝色的身份证⁴。

我阿公说：这都拜我曾祖父所赐。那年曾祖父从南渡过来的油轮下来时，没跟他的一班朋友南下去怡保挖黑金（锡矿），也没有北上去吉打种稻米，说是红毛人的政府比较威

4 在马来亚联合邦，蓝色身份证为公民，红色身份证为非公民。

武些，就心甘情愿地在武吉镇上的铁路局仓库里做搬运苦力。这一决定，让他很早就有了张双狮公民权。

2.

我问阿嬷：“我阿爸出生那年，马来亚联合邦成立了，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同？”

“什么不同？还不是操心捶肺的，为你阿伯阿姑那几张嘴拼搏。”

“我是说，政府呵，警察呵，市场呵，学校呵？”

“这我就知道了。乡里一起过来的亲戚，没找到工作的，没有地方住的，生病的，一大堆的事，你阿公和老伯都得处理，哪有时间理什么政府警察的事。”

我问阿嬷这事时，阿嬷已八十岁，还清健，除了行动有些许不便，头脑还清醒的她，就是喜欢回忆，喜欢说起陈年的旧事。眼前或一两天前琐碎的事，她可能记不了，但十几三十年前的事，却还是清晰得像是昨天的事。

我说：“1948年”。她说：“你爸肖鼠。鼠年出生的。我们是猪年来的，猪年那年来过番的。”

在我阿嬷的脑海里，她只有生肖的年份，只有十二生肖的动物每隔十二年在轮回着。没什么19XX的年份，也没什么民国的几年，或者她听过光绪和宣统，但她计算年份，却是以十二生肖的上一层或下一层来推演计算的。

猪年开春后，她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大女儿，跟着家

乡的几个亲戚妇女，从唐山的汕头码头上油轮，到南洋来寻夫来的。她们是用了五天的时间从汕头走海路先到曼谷，再从曼谷乘卡车在一昼夜间来到泰国南部的合艾歇宿一天，然后就在深夜里被载到泰马边境，夜黑风高下，徒步穿过森林，入境马来亚的。

这样复杂的逃荒路线我阿嬷是不会理解的，反正她就是跟着一批自己的亲朋戚友，在领路人的嘱咐下，行行走走，躲躲藏藏，趑趄拉拉的，最重要是要保证身边的几个孩子，不要生病不要被饥饿到，至于什么泰国什么曼谷什么合艾，她的印象里，都是黑黝黝混浊浊的，没什么能记得的事了。

这条经曼谷逃荒到马来亚的路线，是我阿爸跟我说的。我问我阿爸说阿嬷过番来寻夫，虽是凄凉惨烈，但为什么会是“逃荒”？1945年八月之后，世界和平，不用怕日本鬼子了，在唐山乡里，活不下去吗？阿嬷是在1947年春天过番的。

“是真的活不下去。她们不走，就得死。没得吃。吃过树皮吃过草根。南洋的接济路线还没恢复，不走就要饿死。阿嬷只能逃荒，没出路了。阿嬷过番的路费，还是人到了武吉镇后，阿公才拿钱还的。”这是我爸说的。我阿爸是有跟一些老辈了解过当年我阿公阿嬷过番的事，所以他还能给我一些比较逻辑的说法。

我不能向我阿公询问，因为在我开始对我的祖辈们“逃荒”的路线感觉到兴趣，到处向亲戚们探问时，我阿公已经卧躺在高巴的华人坟山好多年了。我阿公那一代的长辈都走得七七八八，只剩一些老婢老姆还在我阿嬷身边走动着。

我阿嬷对这一路上逃荒的事，是没有多大的兴致去叙述别的情节。在她的记忆里，她像是把整个逃荒过程浓缩成一个晚上的潜越。就是那个她们穿越山林，潜蹊边境的那个夜晚。整个行程与遭遇，像是刻骨铭心地烙印在她的脑海，只要稍微触及，我阿嬷就会目光发亮，亢奋地叙说那一夜晚的故事。

3.

“那时，天黑地暗。来到山脚下时，从傍晚就下着的雨，还在下着。带路的人说：好，这雨下得真好，这一路肯定没事。”我阿嬷是这么说的。“抬头看去，黑压压的就是一排大山拦阻着。雨很大，前方迷蒙迷蒙的，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人影。”

阿嬷早前就跟带路人要了支扁担和两个带有麻绳系捆的竹篮。阿嬷说：“我用了条布条，一头捆绑在你大姑的身上，另一头就绑在我腰间，两个男的，一人坐在一个竹篮里，我扁担一扛，这两男的就扛在肩膀上。奇怪的是，这三个孩子都不会哭，淋得湿漉漉的，还不喊冷，只懂得垂着头，睁着眼，想是被吓傻了。”

那晚他们走了一夜山路。那山还不算高，都是大片的橡胶树。这山路偏离马泰两国边境哨站的公路。在这样的下着豪雨的夜晚，站岗守夜的士兵们，都躲藏在哨站内睡觉了，所以这才会有带路人所说的：“这雨下得好，这一路肯定无